

典藏

# 美感的 魅惑

Art Fascination



• 倪再沁 著



美感

魅

的

惑

Art Fascination



See 11

## 美感的魅惑

### Art Fascination

作者 / 倪再沁

發行人兼總編輯 / 簡秀枝

主編 / 朱庭逸

責任編輯 / 吳嘉瑄

校對協力 / 洪金禪

美術設計 / 愍愍泉設計 林嘉雯

出版者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104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85號3、6、7樓

電話 / 886-2-25602220

傳真 / 886-2-25679295

Email / books@artouch.com

網址 / www.artouch.com

戶名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 / 19848605

讀者服務專線 / 886-2-25602220

發行 / 許銘文、劉晏辰

印刷 /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 聯豐書報社

地址 / 103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43號

電話 / 886-2-25569711

初版 / 2004年10月

定價 / 380元

ISBN / 986-7519-35-3

本書圖片由作者提供

法律顧問 / 葉潛昭律師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美感的魅惑 = Art Fascination / 倪再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2004 [民93]

面 : 公分. -- (See : 11)

ISBN 986-7519-35-3 (平裝)

1. 藝術--論文,講詞等

907

93018605

## 序 1

# 我們應該承認自己的無知

所謂「我們」是指像我這種人，我不能算是完全不學無術的人，但是對於藝術，卻一直有一種弄不清楚的問題，有時也會去看畫展，但是多半看不出所以然來，好在和我一起去的，也是學理工的教授，他也不懂，溢於言表，離開了會場，我們會不約而同地買一些畫冊，回家以後，將這些畫冊珍藏起來，有客人來，會給他們看看，以示風雅。

像我這種人多的是，我們對藝術真是又敬又畏，絕不敢有任何評語，因為對藝術品，我們是絕對的外行，外行當然不該說話。但我必須很嚴肅地說，我們不說話，絕不代表我們喜歡這些作品。我曾有過一種經驗：走進一家美術館，看完了每一幅畫，發現沒有一張是我能瞭解的，也就是說，沒有一幅畫是觸動我心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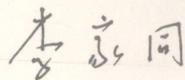
倪教授的這本書也不能使我在一夜之間變得可以欣賞名畫了，可是多多少少，他讓我們知道，欣賞藝術不是簡單的事，要「看懂」藝術，還必須先瞭解如「現代」和「後現代」等等的名詞意涵。有了這些概念，才能有機會真正體會藝術迷人的魅力。

雖然倪教授沒有使我在一夕之間成為能夠欣賞藝術的人，但是倪教授的書已經使我對藝術更有興趣了，我過去也有一點知道，我們要欣賞藝術，是不能靠直覺的，我們必須培養美感，以後我們也要多多讀藝術方面的書，尤其是多讀倪教授的書，唯有如此，我才可以越來越能欣賞藝術。

謙卑永遠是重要的，我敢說，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大多數都是非常謙卑的，我們不懂的東西，都不敢發言。我所擔心的是，有越來越多的畫家會有另外一種認知：如果我畫出來的作品，大多數人一眼就能看懂，一眼就喜歡，這一定是不夠高級的作品。所以我們這些可憐的凡夫俗子就只好成天看一些怎麼看都看不懂的畫。我們都曾努力過，但怎麼樣也都不能令我們產生「美」的感覺。

我們都是無知的，我們應該努力上進，使我們有更多能力去欣賞偉大的藝術品。但我也希望藝術家們知道，很多永垂不朽的名畫是很容易看得懂的，很容易使世人感動的。我們這些無知的凡夫俗子，都有一個謙卑的願望：希望多看到像〈晚禱〉這一類的藝術品。

暨南大學、清華大學教授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李家同' (Li Jitong).

## 序 2

# 性情中的美感體認

倪再沁教授是個充滿活力與創作的藝術工作者，具有與正常人不一樣的敏感度與熱情，雖然有時候也表現出「不屑一顧」的冷漠，但他畢竟是個令人感佩的藝術家，直接、率真而有個性。

基本上，他可以見之事理、歸結成章，表現在滔滔不絕於言論上，也可以是靜如處子地為自己的創作，細緻地計畫那份屬於高品質的宣洩與表現。但不論是形式或內涵，倪教授都處在高崗上，看到大地的滋長，也任由風力的吹襲。在藝壇上，他並不在意別人的看法，依然有恃無恐的往前直衝，而我也最欣賞這份是非分明、美醜對望的性格。

由於時間的加長，其空間美學常駐於學養之上，不論是他的教學或溝通，其所體驗與掌握的美感，一直在加深與加力中，就如這本《美感的魅惑》，集合了美術史、美術創作與名作欣賞的篇幅，更重要的是他的創作體驗，是人生的、社會的，或兩性之間的遇合，都言之成理，亦能深得人心的著作。以美學心理或美學現象，在台灣地區是個可知可感的共鳴體，擴而大之，人類共相就在他的筆下，有很明確的闡述。

藝術是創作的技術，美感是創作的內涵，當我看到他這樣精闢的關於美感魅力的宏文後，不覺也手癢癢的，想寫點什麼「得意忘象」的回應，只可惜美感須在有靈氣的環境下產生。此時揮筆為倪教授喝采，也祝福讀者能有一本好書可看。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校長



## 自序

1987年春，我流浪到高雄，憑著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愚勇在民間講授藝術課程，靠著批判大師、名作的顛覆姿態闖出了另一種風格。多年來的授課筆記其實已多至不可勝數，但因有太多冷嘲熱諷的段落，也有許多興之所至、天馬行空的内容夾雜在其中，因此並不適合轉譯成文字。

在民間授課的對象，絕大多數是家庭主婦，雖曾有過一、二位男士，也只是曇花一現。常有人笑說這些聽課的「閒」女人是附庸風雅，不可諱言，的確有人是來做文化美容的，但戲棚下站久了自然會哼幾句，幻燈片看多了自然能品評一番，更何況還去了國內外各大美術館印證所學，三、五年下來，還頗有心得，有些甚至能發表自己的藝術觀點。其實，和沒聽課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

大約90年前後，我的藝術教學成就達到高峰，同時在三個讀書會授課，大都先教藝術概論（通論），然後教西洋美術史、中國美術史，最後教台灣美術史，把一整套教完得二、三年。通論部分的講授，主要是打開美感經驗的視野，對學習欣賞藝術產生興趣，然後才能上完整的美術史。收錄在本書中的文章，就是屬於這一部分，當然，比較有趣和隨興的部分難以呈現（留在課堂中），比較學院和嚴肅的部分不宜納入，所以能成篇的就所剩無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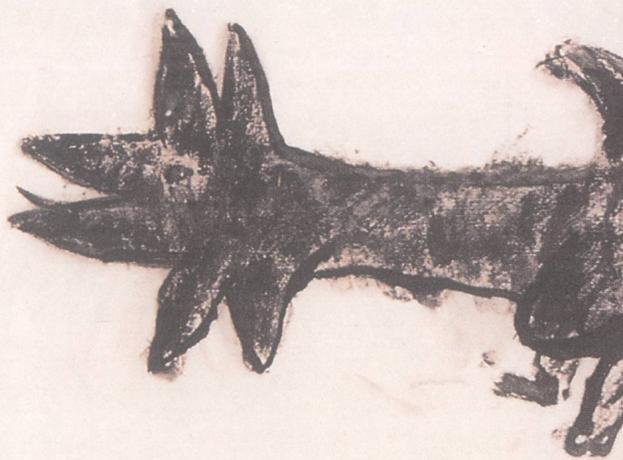
雖然能結集的文章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於是先編成《美感的探險》，之後再編此《美感的魅惑》。其實探險和魅惑是差不多的，都是求知學習的體驗。我很感激這些陪我一同成長的讀書會，尤其是至今仍在授課的「無願讀書會」，因為有她們才逼使我不斷讀書、寫稿，我由衷感激她們所賜予我的動力，這本書，就獻給這些可愛的歐巴桑吧！

倪自沁



V

美感的魅惑





# Contents

- I 序1 我們應該承認自己的無知.....李家同
- III 序2 性情中的美感體認.....黃光男
- IV 自序

## 1 美感的魅惑

如癡如狂的欣賞者.....001

## 2 藝術與行銷

3,992萬元的賺錢術.....011

## 3 藝術與革命

什麼樣的環境，出什麼樣的藝術.....019

## 4 藝術與真實

與美醜無關的藝術創作.....029

## 5 藝術與時代

以20世紀的現代與後現代為例.....047

## 6 中西藝術的對話

雞同鴨講的藝術世界.....073

## 7 也談美感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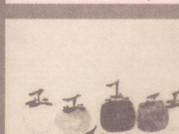
不同層次的藝術體驗與品味.....093

## 8 藝術的面向

這也算是藝術品嗎？解剖藝術的幾種方法.....115

## 9 關於〈台北怪談〉

這是色情，還是藝術？或是亂搞！....141





美感的魅惑 ① 美感的魅惑——如癡如狂的欣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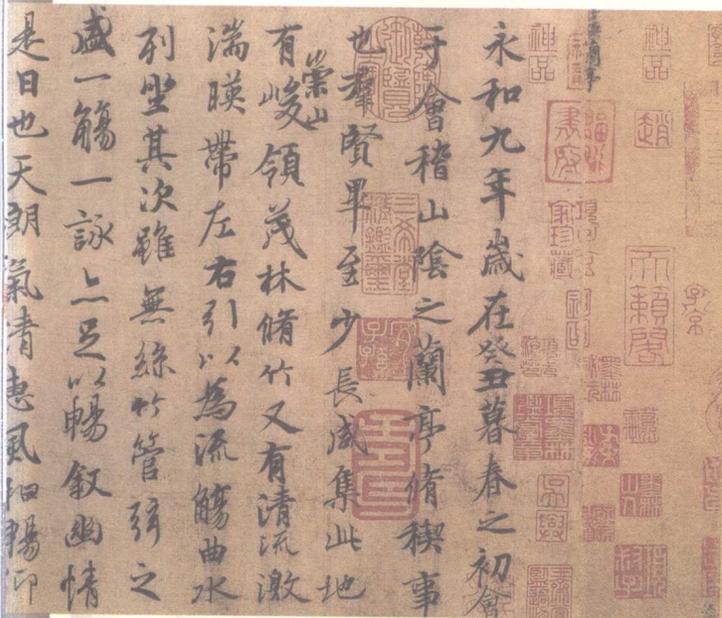


## 1 美感的魅惑——如癡如狂的欣賞者

### 至死不休的痴心

從前上李霖燦老師（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課，聽老人家講三十年前（約1960年代）故宮國寶到美國展出的軼事，其中有一段最令我難忘，那就是有位英國的爵士特地由歐洲飛到紐約，除了一睹宋代官窯的風采外，還向主辦單位提出一個要求，那就是可否讓他用手接觸心儀已久的某件宋瓷。老人家遠渡重洋這麼辛苦又這麼熱愛中國文物，怎能拒絕呢？商量的結果是，由故宮的專家打開櫃子的玻璃罩，護守在他最愛的那件瓷器四周，然後讓這位大收藏家擠進去用手捧著此寶。當時的狀況是，英國佬的手像黏住一樣，眼睛閉了起來，過了好一陣子，才睜眼放手，露出非常滿足的表情說道：「我這一生已經沒有遺憾了。」

比起英國爵士醉心於宋瓷，唐太宗對〈蘭亭序〉的癡迷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皇帝下詔搜求〈蘭亭〉，得之則重賞，所以才有「蕭翼賺蘭亭」的傳奇（騙得〈蘭亭〉的經過，在此略過）。得到〈蘭亭〉，太宗愛不釋手，不但自己臨，臨完賞諸大臣，還令當時的大書法家也一起臨。皇帝臨的字，誰敢批評？所以才有魏徵看出「半字之似」的傳說（那半個字是歐陽詢代筆）。由於典故太多，僅僅唐太宗與〈蘭亭〉就可以寫成一本書、拍一部電影。如今〈蘭亭〉真跡已不可得，就因為李世民這個老小子死前遺詔



唐·馮承素〈馮摹蘭亭序〉（局部）卷 紙本水墨 24.5×69.9cm 北京故宮博物院 ●  
從王羲之寫蘭亭、太宗迷蘭亭，〈蘭亭序〉充滿了傳奇色彩，足以寫成厚厚一本的〈蘭亭傳〉。

如是說：「吾與吾〈蘭亭〉俱去矣。」他捨不得與後人分享，決心抱著〈蘭亭〉一起長眠（以後人只能臨馮承素等人的臨本，但卻更增加了〈蘭亭〉的魅力）。

遠比下詔尋〈蘭亭〉更誇張的是明末的吳洪裕，他老人家是彌留之際，逼著家人把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拿到床邊，一定要親眼看到他最心愛的作品與他一同歸返。子孫們無奈，只好當著老太爺的面把畫丟進盆裡火化，名跡焚毀之際，吳老先生這才闔眼含笑而逝。據當時的現場目擊者表示，畫著了火，吳洪裕一閉氣，他侄子吳貞度立即撲火救出〈富春山居圖〉，但此畫（卷）的外部已遭灼傷，畫因此斷成二截，如今，後段較完整的部分在台北故宮，前段已名為〈剩山圖〉在浙江省博物館。以往故宮只要一展出〈富春山居圖〉，就可以看到知名學者、專家們紛紛前往朝拜、擠在畫前，一不小心就撞到李義弘（水墨大師），轉另一側又看到傅申（台大教授），走著走著則又碰到李賢文（《雄獅美術》發行人）……看一回〈富春山居圖〉，同時可以看到書畫界的頂尖人物齊聚畫前，誠為台北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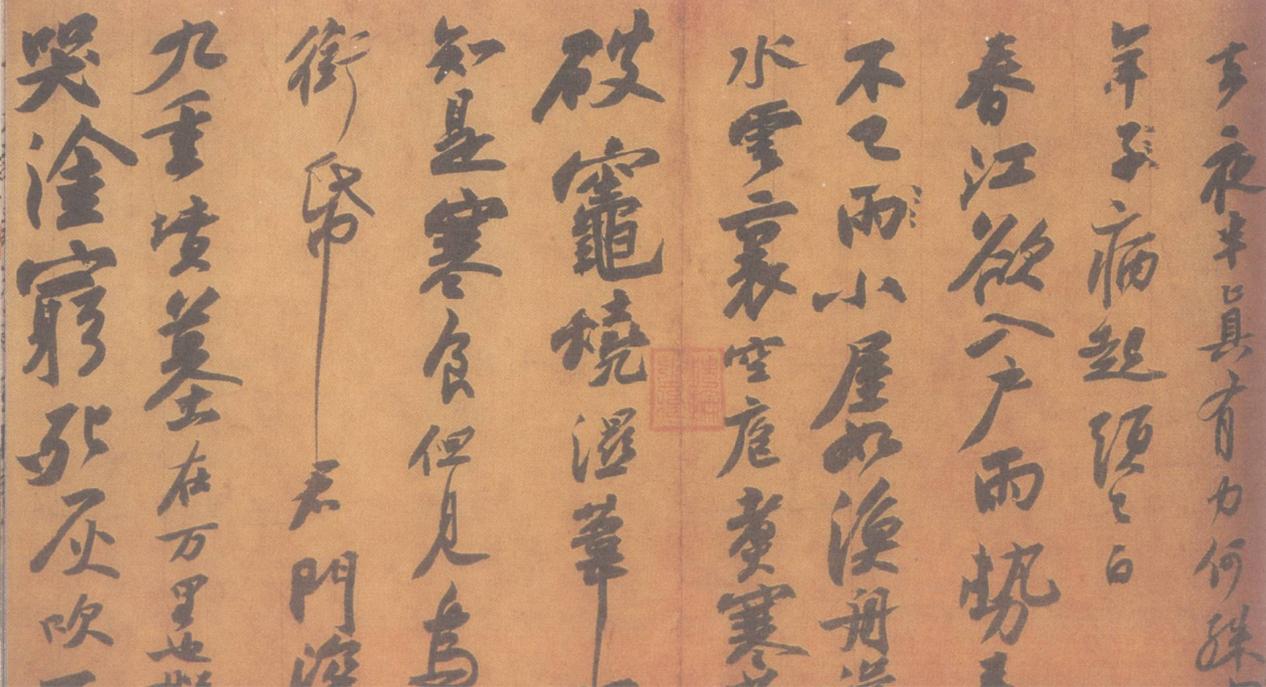
元·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局部）卷 水墨紙本 31.4×1088.5cm 台北故宮博物院 ●〈富春山居圖〉是黃公望傳世的代表作，明清以來一直被視為是文人山水畫的經典之作，歷經明沈周、董其昌、吳洪裕及清內府等收藏。



## 五體投地的膜拜

記得十幾年前的某一天，在某展覽會場撞見畫家曲德義、楊茂林等人，他們已和旅美畫家司徒強約好去喝咖啡，閒著無聊，和阿強兄談天論藝也好。見面之後司徒強建議到另一位朋友陳博士家，因為他剛收了超級精裝的《石濤畫集》典藏版，我當然贊成，其他畫家反正無事，一夥人就浩浩蕩蕩闖入民宅觀畫（冊）去也。那本《石濤畫集》大到得放在地板上，我們一頁頁翻，就不時聽到有人發出感嘆聲。不一會兒，阿強兄就躬身向畫冊頂禮參拜，實在太好了，我也隨之拜下，好到說不出話只好叩首以示尊崇。還記得我們離開陳府時，那些畫油畫的「圈外人」大多搖頭冷笑，有人說：「你們是玩真的嗎？」（石濤有那麼好嗎？）

還有更誇張的，唸研究所時有一位日本同學極喜歡蘇東坡的〈寒食帖〉，當時日本二玄社原寸複製畫尚未問世，他老兄只能把雜誌上刊載的〈寒食帖〉一頁頁連起來裱成一橫卷。



宋·蘇東坡〈黃州寒食帖〉（局部）卷、水墨紙本 33.5×28.5cm 台北故宮博物院  
蘇東坡雖是古往今來的第一才子，但真一生命運多舛，正因他多難的人生折騰，使其寫出了〈黃州寒食帖〉此曠古絕倫的名作。

有一回幾位同學逛完故宮，隨這位日本同學回他家坐坐，才剛開門，屋內昏沉沉的什麼也看不清，只見主人走進去就跪下磕頭三拜，原以為是拜佛，走近一看才知是在拜〈寒食帖〉。欸！日本人就是這樣，太誇張了（後來才知道這是他每天的功課）！好幾年之後，我也迷上了〈寒食帖〉，還花兩、參萬買了原寸複製品，掛在書房，真是天下第一，好到不行，我這才知道為什麼它值得我們五體投地，一心皈依。

## 體驗的深淺厚薄

令人感動的藝術品多矣，只是人們大都視而不見。一般民衆到羅浮宮總是走馬看花，半天就逛完一圈走人。我大約去過七、八次，愈待時間愈長，有一回帶研究生去，累了就到咖啡廳坐坐，休息夠了再進去看，三天之後意猶未盡，僅僅〈勝利女神〉雕像就看了老半天，直到見自己也隨之迎風而起。在德拉克拉瓦（Eugene Delacroix, 1798-1863）的畫前，某學生問：「和其他浪漫主義畫家相比好像差不多嘛！」我的回答是，「看他的線條筆觸是畫出而非描成，有內在的騷動和呼之欲出的情緒。」靜下心慢慢看，才能有更深的體驗。在奧塞美術館，又有學生問「實在看不出塞尚（Paul Cézanne, 1839-1906）好在哪？」我告訴他，「用心體會，看畫中的厚度、深度、質感與量感，感覺實存其中的永恆感，看完塞尚再回頭看看剛才看到的印象派畫家的作品就知道好在哪裡了。」不久



塞尚〈穿紅背心的少年〉1890-95 油彩、畫布 79.5×64cm 蘇黎世比勒基金會 ● 塞尚的作品結構嚴謹而簡潔，其作品旨在揭示自然中永恆的實感，仔細看畫中的深度、厚度、質感和量感，人物彷彿進入永恆的靜謐。



莫蘭迪〈靜物〉1856 油彩、畫布 30x35cm 義大利私人收藏 ● 簡簡單單、平庸無奇的瓶罐，在莫蘭迪的筆下成了詩意盎然、高雅的傑作，這是藝術家的氣質含藏其中的緣故。

之後，這位學生告訴我「與塞尚一比，那些畫家都鬆鬆散散像浮光掠影，很不實在。」

在休士頓，由教堂而改造成的羅斯科展廳（Mark Rothko, 1903-70）（在倫敦泰德美術館、芝加哥美術館中也都有此廳），由於沉靜肅穆，帶有濃厚的宗教氣氛，故有「羅斯科教堂」之稱。他的畫幅巨大、色彩渾沌、

造型單純，只是簡單的、緩緩塗抹出的方形畫面而已，但極為潤澤、內斂，暗藏意涵深刻的內蘊，故能令人深陷其中。靜觀之，可滌盡俗慮，令人清心澄懷。學生誠實表白「實在沒有感覺」，我建議他靜靜坐半個小時再出來，結果他待了四十多分鐘，感覺深刻到說不出來。這很正常，還有人面對「羅斯科教堂」不知不覺流下了眼淚呢！

因體驗深刻而感動落淚的事例其實不少。80年代，上海的二胡名家閔惠芬到日本演奏，她拉完〈江河水〉後，台下的日本大指揮家小澤征爾當場就流淚感嘆：「人間竟有如此感人肺腑的音樂！」馬友友的大提琴演奏也令人百聽不厭；〈歌劇魅影〉更是演了十幾年還欲罷不能。前些日子，學生們舉辦電影週，我一看節目單上有楚浮的〈四百擊〉、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侯孝賢的〈童年往事〉……「怎麼有一大半去年就放過的片子？」學生答說：「沒辦法，大家還想多看幾遍經典之作。」

在美術系教久了，對學生的發展和潛力自然有一套判斷標準，憑藉對美感的體驗程度，當可知他們的世界有多大。通常，大一新生心儀的對象林林總總，不外是畫得「很像」的某名畫家。到了大二之後，如果沒有經過崇拜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90）或孟克（Edvard Munch, 1863-1944）的階段，大概就不適合唸美術系了。如果到了大三還依戀梵谷的激情，那麼將來的發展大概很有限，至少得進入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或克林姆（Gustav Klimt, 1862-1918）的層次。如果到大四要畢業了還留守在高更的象徵世界，那麼未來的可能性也就可想而知。美術系四年，應該能理解塞尚或康丁斯基（V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並得到啓發才是。到了研究所，認同的對象應該擴大到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波依斯（Joseph Beuys, 1921-86）、沃荷（Andy Warhol, 1928-87），或是莫蘭迪（Giorgio Morandi, 1890-1964）、克萊因（Yves Klein, 1928-62）、羅森柏（Susan Rothenberg, B.1945）等多元領域，體驗要廣、要深，路才能走得遠。